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一方青色，两般风骨——“青”所观照的儒道之间

朱丽颖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青”作为中华传统五色之一，其语义的模糊性与文化意涵的丰富性，为探究中国哲学特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当前学界对“青”的文化史研究已有大量积累，但对其在哲学维度上的阐释尚有广阔的空间。基于此研究背景，文章在系统考辨“青”字本源和流变，论证其语义的包容性、哲学象征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对比呈现了儒家将其伦理化、秩序化以建构人伦，与道家赋予其自然、超越内涵以解构礼法的不同目的和路径，强调二者并非简单对立，而是构成“建构”与“解构”之间的张力，并且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互补机制。这种对立、互补性不仅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而且成为维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青；儒道互补；色彩哲学

0 引言

青是一种常见的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唯独它不可译。相较于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方色彩体系，中国色彩观深植于哲学土壤之中。因而，“青”的这一不可译性，根源于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其中尤以儒、道两家为甚。冯友兰先生指出，儒家与道家分别代表了中国人“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两种人生趋向，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互相补充，维持着一种力的平衡。“青”以其语义的模糊性和象征的包容性，同时接纳了儒家的秩序构建与道家的自然解构，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两种精神是如何在对立、互补中，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1 考青

“青到底是蓝是绿是黑，莫说外国人没有把握，中国人有时也心里打鼓”。此言一语道破“青”表色的复杂。不过准确来讲，“青”不是伊始就被当作汉语颜色词使用。这一用法是从它的本义，即一种矿物名延伸产生的。

1.1 “青”语义的生成与流变

目前可考的“青”单字铭文，最早见于周代金文和《诗经》《尚书》等先秦古籍。“青”字从丹，本义表示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如《管子·小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据考证，可能为共生的孔雀石和蓝铜矿。我们所熟悉的作为颜色的青，就是由矿物名引申而来的像孔雀石、蓝铜矿的颜色，即蓝绿色。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作为颜色的青最初表示的是蓝绿色，但它实际上能够指代的颜色却游移于蓝、绿、黑之间，在色轮上具有较广的宽幅。这种语义的流动与包容，折射出中国传统“象思维”的特质——不追求概念的精确固化，而重在捕捉事物在特定语境与关系网络中生成的意与象。正如王树人先生所言，这种思维具有“非实体性、非对象性”与“动态整体的悟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青”的模糊性，不仅不是一种先天缺陷，反而是其作为哲学符号的优势。

1.2 “青”哲学象征体系的构建

与西方科学化的色彩研究不同，中国古代的色彩讨论本质上是哲学式的。中国传统色彩经过千年更迭，最终形成玄色统辖下的五色系统：黑、白、赤、黄、青。中国古代色彩类属五行体系。“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明确将五行与五色相结合的记载见于《逸周书》：“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根据学者考证，“苍”也是青色系的一种。战国末期，邹衍提出“五行转移”理论，将五行与特定季节、方位和颜色变化相对应。其中，木象征植物，具有生长的性能，因此当盛德在木的时候，对应着春季、东方和青色。随着五行体系的发展，“青”的象征义逐步拓展至声音、气味、器官、德行等领域。这种语义的宽泛与包容，使得“青”得以超越非此即彼的单一指向。

2 青与儒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长期雄踞正统地位的，当属儒家学说。楼宇烈概括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特点为：“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对应这个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并规定了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儒家是怎样通过礼制、仁德与中庸三个层面，将“青”伦理化、秩序化。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2.1 礼制之青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西周传统分封等级制度及与之配套的礼制濒于崩溃。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在古代社会，服饰是“礼”的一部分，其色彩象征着尊卑与等级。古代以正色为尊、间色为卑，“青”却是个例外：它虽为正色之一，但是地位却比不上间色“绿”。五行中木克土，“黄”就是“青”的敌对色。黄色又是象征着皇家地位尊崇的中位之色，所以对于以黄色作为王朝德运色彩的朝代而言，“青”就是不吉祥之色，自然在象征等级的服饰中地位不高。

然而，这种将色彩高度伦理化的做法，显露出消极的一面：森严的等级色彩观，将色彩审美限制在伦理道德划定的范围内，牵掣了个体在色彩选择与享用上的自由。譬如，青衣从汉代起就是婢女、僮仆等卑贱者的服装，久而久之也成为这类群体的代称。唐代的碧巾是侮辱囚犯的一种惩罚手段，至元明清，只有娼妓、优伶等“贱业”才把青色、碧色用于服饰。直到近现代，“青”“绿”“碧”等颜色的名声缓和，我们才逐渐接受了其和平、青春、生命等的象征观念。

2.2 君子之青

如果说三纲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那么五常则是恒常的、个人的德性。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合：仁与东方的木相合，义与西方的金相合，礼与南方的火相合，智与北方的水相合，信与中央的木相合。五行系统不断发展和扩充，使得五色和五常相合。相对应的，“青色”也就被赋予了五常之中“仁”的象征含义。

孔子认为，行忠恕之道就是行仁道，行仁就必然要履行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做到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个人修身角度来看，“忠恕之道”“仁道”其实都是义的践行。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絜矩，随时都可以使用它，因而忠恕之道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选择深青的人往往是政治上趋于审慎、恪守传统之人，他们勤勉严谨、忠于职守，十分符合统治者的理想要求。这也是为什么“青”虽然与“黄”相冲，但是历朝历代却很少禁用它作为官服的颜色。当然，儒家也讲正色。《论语·乡党》言：“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緅为青红间色而非正色，孔子认为君子不宜以此色作为正装的颜色。能自觉做到这一点的，是一个人修身克己的表现。

2.3 中庸之青

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讲求一个“恰到好处”。“青”因其明度适中、纯度适中，又是温文尔雅君子之风的象征，具有温和、沉静的色彩意象，因而成为中国色系中中庸之道的代表色。

中庸之道儒家赞成，道家也赞成。老子曰“反者道之动”“逝曰远，远曰反”，所要传递的就是这个道理。庄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因而“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不过，虽然老、庄此言在形式上与儒家的“中庸”有相通之处，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保身全生，而非追求道德的中和。庄子清醒地意识到，“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仍未免乎累”。如果说儒家的中庸是在伦理秩序内寻求“恰到好处”，那么庄子的这一困境则揭示了在世俗价值判断体系中全生保身的终极难题。

3 青与道

《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即社会。以“方”为界区分二者，意在强调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而道家更多强调人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道教吸收老庄思想，形成中国本土宗教。道家与道教，赋予了“青”更丰富的符号含义。

3.1 自然之青

“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也。”青是草木初生时的色彩，引申为“生”的含义。《说文解字》中道：“青，东方色也”。东为日出方位，对应五行中的春，同样暗含着“生”的内涵。在这里，象征自然界色泽的“青”被赋予了“生”的哲学本体的象征义，代表着自然界中最原始、最纯粹的力量。

如前所述，儒家礼制所建立的严密秩序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带来了压抑与刻板。此时，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主张的“解文饰”，作为一股制衡与补充力量，为个体精神提供挣脱桎梏、回归本真的路径。老子斥责道，“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庄子的讨伐则更为激烈，“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道家崇尚“道法自然”，主张无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自然中成就一切。“道”是践行“无为”的例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无论是“生”道还是道“生”，都是自然、无为的过程。

象征着自然和生命的“青”虽与道家作为万物本源的“道”，从“生”的角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的色彩归宿就在于此。那么问题来了：道家最终的色彩理想——或者说色彩归宿是什么？“青”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2 超越之青

庄子敏锐地意识到“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仍不足使个体完全幸免于累，进一步提出“齐物论”：站在更高的观点看待生死、物我，消除人与自然界的隔膜，顺应自然之道遨游。道家最终的色彩归宿正在于此，不是青、绿，而是素淡虚空之黑白。虽然“青”没能成为道家哲学的色彩归宿，但也受到这种超越性的浸染，成为用以淘洗儒家过度伦理化色彩观、引领精神回归本真的一泓清泉。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浩然之气”指向的也是一种超越小我、与宇宙合一的境界。不过，庄子的坐忘是通过减损实现的，仿若一滴水消融于大海。而孟子浩然之气的“万物皆备于我”则是扩充的道路，将内在仁心不断向外扩充，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鸣，好比是一盏明灯照亮整个空间。虽同为超越，但是具体路径有所区别。当然，其间也不乏联系。如果说儒家君子任重道远的担当是一种沉重的入世承诺，那么道家逍遥游心的理想，则恰好为这份沉重提供了举重若轻的平衡，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士人完整的人格结构与精神世界。

3.3 道教之青

道家教人顺乎自然，以“得道修仙、养生治病、长生不死”为追求的道教则教人反乎自然，它的主要教义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在道教的观念里，“青”是生命之光的象征，是大自然之色，象征着自然生命和绿色生命。一些带有“青”的意象还受到来自道教传教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列仙传》里记录的“老子乘青牛车”演化为了“老子乘青牛”，青牛成为超级长寿的象征，道教信徒的终极追求就是得道修仙、长生不老。牛这一动物温和顺从、忍辱负重的个性，亦与道家主张的“不争”“无为”“至柔”等理念相契合。此时，“青牛”的意象已超越了单纯的符号，成为道教宗教追求与道家哲学智慧的融合。由此可见，道教之“青”执着于个体肉体的长生，而儒家之“青”则致力于社会价值的不朽。前者向内呵护生命的长度，后者向外拓展生命的广度。路径虽迥乎不同，但其核心都是对生命本身的极度珍视与积极安顿，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国人既重现世秩序，又求生命永续的复杂文化心理。

4 结论

通过从儒、道两家释“青”我们不难得出，“青”同时映照了儒、道两种中国哲学流派不同的精神内核。儒家的“青”是入世的、秩序的、伦理的，道家的“青”是自然的、生命的、超越的。前者所建构的秩序，需要后者的自然本性来防止其异化；而后者所追求的超越，又以其对现实秩序的批判性关照，反哺着前者的活力。

解读一种颜色，可窥见一个文明的智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没有执着现实的精神，就不能生存；如果没有超越的精神，就不能发展。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正得益于这种深妙的辩证法则：我们既用儒之“青”积极入世、构建和谐，也用道之“青”超然物外、颐养精神。这种刚柔并济、出入兼顾的动态平衡，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 包岩 . 青色极简史 [M].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22.
[2] 陈彦青 . 观念之色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冯友兰 . 中国哲学简史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郝懿行等 . 尔雅・广雅・方言・释名 . 清疏四种合刊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5] 黎翔凤 . 管子校注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4.
[6] 李学勤主编 . 尚书正义 . 十三经注疏 (二)[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7] 楼宇烈 . 中国的品格 [M]. 四川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8] 沈从文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M].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9] 王树人 . 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M]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朱丽颖（2005.02—），女，汉族，江苏宿迁，本科，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